

表里俱澄澈 心迹喜双清

——为袁行霈教授画像

李延声



二〇一八年岁末,我如约到北京大学专家楼袁行霈教授寓所拜访。我们乘电梯到六楼时,袁老已在家门口等候我们了。袁老个子比较高,身板挺直,略显清瘦,十分儒雅,他笑眯眯地热情地将我们迎进客厅。我送上用红纸写好的“吉祥”向袁老拜早年,并呈上拙作画集“智者”“神工”丛书,请袁老指教。袁老翻阅着说:“你画的启功、季羡林、梅葆玖很传神,我与他们都很熟悉!”我对袁老说我母亲的家乡——广东江门市蓬江区潮连岛上,正在策划建设读书天堂,建“智者园”和“神工园”,已将启功、金庸等人的画像刻成石碑。现在提倡全民读书,文化下乡、艺术进村,这是时代的需要。读书天堂里还可以建名人书屋,如李白书屋、杜甫书屋、陶渊明书屋,还有启功、金庸书屋等等。

袁老翻阅我赠送的书,看得很专注,我就拿起毛笔为袁老画像。袁老的夫人杨贺松大姐也是北大教授,她观看我作画,热情为我倒茶。画完后,杨大姐称赞说:“画得很好,真像!”我将画作请袁老过目题字,袁老题道: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戊戌年仲冬袁行霈题。袁老谦虚地说:“这两句诗是两首诗句的连句,是我一生向往并努力去做的,但我做得还很低。”双清就是品格和行为都十分高洁,袁老表里一致、光明正大令人景仰。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上,传承着这股“至大至

袁老以古诗为人生坐标,也铸就了他十分儒雅的风采。袁老追求的是内心的修养和生命体验,这对于培养学生也至关重要。在另一幅画像上,袁老题道:常怀感激之心,吡陵袁行霈自题画像。去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在亿万人民努力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时代,袁老这样的心意是我们共同的。吡陵是袁老

祖籍地,现在是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题字特意写上“吡陵袁行霈自题画像”,这也体现了袁老的家国情怀。袁老赠予我他撰写的书《陶渊明集笺注》,还有《中华文化画报》,里面刊有他的学生王能亮博士的文章,介绍袁老“时光里的诗意人生”“吾师如诗”。袁老不仅桃李遍天下而且著作等身,连大名鼎鼎的金庸在封笔后,还专程到北大拜袁老为师。

二〇一六年,北京大学英杰中心举办袁老八十大寿庆祝活动,整理袁行霈教授著述目录,涉及文学史、文明史、诗学、文言小说、目录学、考据学等著作三十余种,主要论文七十多

篇。其中《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是其代表作,袁老总结研究中国诗歌艺术八字箴言:“博采、精鉴、深味、妙悟。”袁老还出版了《愈庐集》诗文集和《论诗绝句一百首》。袁老在《游天门山采石吊李白二首》赞李白:“才高天亦妒,志大世难容。唯有峨眉月,相将万里从。”将李白的洒脱豪迈喻之如清辉明月,也尽情抒发了袁老心中博大的境界,这是传统美学天人合一的佳句。袁老在北大讲课特别受欢迎,学生感受很深,他们说:“袁老来了,就是诗与词进了教室,他的话都有节奏和韵律,就像迷人的诗词一样。”袁老还主持了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全国千位专家学者历时八年完成,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共三十四卷,填补了我国全方位、多视角研究地域文化的空白,这是多学科综合的学术著作,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型学术著作。

二〇一五年秋,北大新生开学典礼,面对万名师生,袁老作了题为《呼唤人文精神》的演讲。我想起习近平总书记二〇一八年给我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回信,信中写道:“以大爱之心育莘莘学子,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袁老是北大名教授、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家,担任北大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他德高望重,为人却十分谦和,其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格令人尊崇。

聊了很久,我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袁老一直将我们送至门外。

老神树下的年

王忠范

巍巍大兴安岭东麓峰脚下的鄂温克民族乡,因山上山下生长着亭亭玉立的白桦树,故名“查巴奇”,语意是白桦丛生的地方。乡政府北边大石砬子的南边,有一棵三百年的老神树,苍劲挺拔,独擎长空,像闭目养神的老者。老神树虽被风雨冲刷出树洞,但树干粗壮敦实,皱褶深黑,像山地上条条长垄。避天蔽日、蓬蓬勃勃的树冠,东北枝叶尖尖细细,层层密密,翠绿清纯,如薄雾曼舞;西南枝壮叶大,重重叠叠,粗犷豪爽,似绿云生风。一棵树两样枝叶,令人惊讶!曾任乡长的那显峰告诉我们,最早流落到这里的鄂温克人发现了这棵神树,当作“白那查”山神来敬仰,并在神树下用石头堆砌起象征天地神灵的敖包。

大山里的鄂温克人种地打粮、养羊养牛,搞山产品加工,收入增加,住进了楼房,日子过得像山上的柳兰花红红火火。每当过年和民族节日,人们都会在老神树下举行活动,那是一种幸福的表达。

刚进腊月,外出打工的、做买卖的、采山的、跑运输的都陆续回来了,家家户户开始忙年,民族乡里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各家各户宰牛宰羊,过年必吃手把肉,凿冰打捞冰河鱼,图的是年年有鱼(余)。做象征团圆的年糕,象征心心相连的套环面果。做灯笼、写对联、刻绘桦皮画、剪彩花,打年纸、办年货,忙得不亦乐乎。大人小孩一拨拨地出来进去,说说笑笑。很多人结伴来到老神树下,虔诚地往敖包的石头堆上添加石块。年轻人在老神树的枝条间系挂

祭火的红绸条、祭地的黄绸条和祭天的蓝绸条,多姿多彩,飘飘闪闪。上楼房,日子过得像山上的柳兰花红红火火。每当过年和民族节日,人们都会在老神树下举行活动,那是一种幸福的表达。

腊月二十三送火神升天,接着拜北斗七星,年的气氛越来越浓。鄂温克民族自古以来热爱、崇拜大自然,不允许破坏生态环境,人们在老神树前拜石、拜水、拜火、拜树,祈祷平安、降福,人畜两旺,并在老神树下放灯、玻璃灯、冰灯、电池灯……一片冰天雪地之间,一盏盏红彤彤的灯首尾相连,闪闪烁烁,给年带来美好的意境,让人满怀憧憬……

除夕之夜,家家户户屋里屋外插春枝、挂彩灯,红红火火,一派光明;供奉祖宗神、财神、护兽神,香烛点

点。从此时起,女人不再动针线剪剪,男人不打骂牛马,不能把东西扔到院外。家家吃团圆饭,喝春酒,放鞭炮,唱年歌,给长辈磕头拜年,欢乐中飞扬着声声祝福。

新春的第一天,大兴安岭上的太阳喷洒着金子般的光芒,云朵奶汁一样在蔚蓝的天空飘来游去,冰雪反射着雪白的亮光。面带笑容的山里人来到老神树下,互相行礼问候,抱拳拜年,欢欢乐乐,亲亲热热。老人们穿着民族服装围绕老神树跳起熊斗舞、野猪舞,呼喊着:“扎嘿扎,扎嘿扎……”姑娘小伙相邀而来,手拉手跳着集体舞,唱起鄂温克情歌、民谣,孩子们像撒欢儿的小梅花鹿,追逐追赶玩着游戏。

哦,又一个朝气蓬勃的鄂温克的春天来了。

岁月如歌

心香一瓣

爷爷和奶奶是一个团队
爷爷张罗着上坟
奶奶张罗着剪窗花

老爹和老娘是一个团队
彻底大扫除
我们这一帮孩子
上山捡枝丫 下山赶集

过年,年就是
花衣服、新对联、红灯笼
大福字、挂钱、二踢脚

过年,年就是
擀面杖下的饺子皮
墙上的日历牌

过年,年就是
一炷香、一个响头
年就是山茶花,风花雪月

过年,年就是
小孩仔子的游戏

过年(外一首)

张黎明

忽忽摇摇的谷草珠
过年,年就是
年夜饭
一夜连双岁
五更分二年

团圆

与前两天比
柳枝柔软了
好像春风为它按摩了许久
一棵棵在河岸边
伸着懒腰,舒展着筋骨
一个冬天的憋屈屈屈
一肚子苦水倒出来
顶着阳光

好不容易迎来了
春江水暖

人们兴奋着
那些小孩仔子
忙忙碌碌磕头
一个个二踢脚
把这个大雪覆盖的小山村
点亮了,崩活了
山前山后
没有一处犄角昏晃儿

人们喜悦地往跟前奔
一列列绿皮子火车
停在柴火垛前的三等小站
等着,再等着

老亲少友、背井离乡的人
围前围后,一把鼻涕一把泪

家家户户撕去旧日历
翻开新的一篇儿
杀猪宰羊,和面、蒸年糕、豆包
包饺子,贴对联,一切从头再来

过年好!
大人孩子们前街后巷
大呼小叫地一问一答
小山村抄着袖子
抿着嘴,笑呵呵地又长了一岁

吃完年夜饭
家家守岁
在火上盘算着
打工,去哪儿买苞米籽、豆种
种地,去哪儿买苞米籽、豆种
嫂子妯娌生孩子去哪一家医院
娘说,过年过啥呀
过的是一大家子乐和,全枝全叶

日历的最后一页
被撕掉之后
我开始莫名其妙地寻找
从年头到年尾的日子

日记本上
那些墨迹已干的文字
像一个漏洞
直抵怀念的内心

年末回首
往事如一堆干柴
被时光之绳捆紧
放到了后院

探访刘家桥村

黄一辉

探访刘家桥村是我多年的心愿。刘家桥这个名字,是二〇〇二年爱好摄影的朋友常松向我提起的。他说,在湖北境内很难再找到一个像刘家桥村这样规模庞大、民风淳朴,既有浓厚历史文化底蕴,又有美丽自然风光的古民居群。刘家桥刘氏族人为汉高祖刘邦后裔,传承至今已十八代,在此聚族而居历经近四个世纪,被誉为“楚天民俗第一村”。当时,我就有立刻前往的冲动。

弹指一挥间,十几年匆匆而过,置身世俗的繁琐一直未能如愿。去年十二月初,应常松和青年作家宇飞的邀约,我终于来到湖北咸宁大山深处的大汉皇族村,领略到被隐藏忽略了几百年的皇族遗风。

清晨,偶降细雨,村里的街道上少有人走动,缺少了名胜古迹的繁杂,显得有些寂寥,不过,我们可以静心探访大汉皇族村。细雨中,静静地走在被踏过数百年泛着幽幽光泽的石板路上,仿佛聆听着古人的窃窃私语。河边映入眼帘的是一架巨大的水车,被河水冲击着,不急亦不缓地转动,似在述说刘家桥村的历史。村中一片片老屋,高低错落,井然有序,颇具章法。白泉河从村中蜿蜒穿过,河水清澈透亮,潺潺有声,水中游鱼、小虾、螃蟹、石螺皆清晰可见。两岸河沿皆用青石垒起,以巨型块石砌成宽阔的洗衣埠。两道石堰拦河筑起,形成落差,人工瀑布呈现在眼前。几只鸭子在水中游弋,时而潜水觅食,时而嬉戏追逐,石堰上聚集了一些鸭子大鹅,正在用喙梳理被雨打湿的羽毛,那份安逸让人感受到田园的和谐。河上带桥廊的刘家桥,半圆形的桥拱与河面倒影相合,浑然成趣。

细细观摩,老屋是依山从下而上成阶梯形建筑,其他则依山傍水而建,具有明清古庄建筑模式。房屋皆为两层建筑,屋内,一进几层,石凳、石沟、石天井。堂屋高大,屋梁横跨,雕梁画栋。房房相连,房厢相接,廊道相通,楼道深巷迂回曲折,可谓“行至幽厢疑抵壁,推门又见一重庭”。屋外,青砖到檐,石门、石窗、石板路。青瓦盖顶,垛墙斜伸,从外观看,门庭严谨,高墙耸立,俯视屋顶,屋宇绵亘,鳞次栉比,蔚为壮观。古村依山而建,山间绿树环绕,竹影摇曳,一片苍翠,丝毫没有北方冬季的萧条和苍凉,沿街老屋墙体斑驳,给人一种沧桑感。家家门前的灯笼透出红色的光芒,给历经几百年沧桑的古村增添了不少喜庆的色彩。许多老宅都已融合了当地的建造特色,也有不少带有鲜明的徽派风格,不由让人产生遐想。村中那座古廊桥为我们揭开了古村的身世。古桥取名刘家,村子以桥为名,站在桥头,“刘家桥”三个繁体题款十分醒目。从桥的记载文字得知,刘家桥村建于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繁衍至今已十八代,是大汉皇族村,至今刘氏皇族近九千人于此聚族而居。汉高祖刘邦的幼弟刘文,为西汉楚元王,又被封为彭城王,是刘家桥人的封王始祖,其后代于明代选中了这块位于咸宁山水环抱的风水宝地,开创基业,兴建村居,繁衍生息,逐渐形成庞大的汉皇族群体,后来被称为大汉皇族村,这种众多皇族聚集的村落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实属罕见。

刘家桥架在穿村而过的白泉河上,是建村时建造的独孔拱桥,据说过去这是江西通往咸宁和汉口的主要通道。整座桥垒石而成,桥面上盖廊亭,廊亭内梁雕刻有龙凤八卦图,青瓦覆顶,两侧桥身用青砖建起两米高的方孔花格拦护墙,桥内两侧置有长凳。被风雨侵蚀了几个世纪木制桥栏,虽已斑驳开裂,但精致的廊架和石砌雕梁,还是可以让人遥想到桥初建成时川流不息的繁华和喧嚣。我们站在光线幽暗的桥廊内向远方遥望,但见青山隐隐,绿水迢迢,雨丝若帘,云雾漫漫,田园风光一览无余,顿有一种“把酒临风”的惬意,恍惚间,宛若已随时空隧道穿越到明代。

刘家桥村作为皇族后裔聚集地,在历史上是远近闻名的“墨庄世第”,刘如鹤(号阴泉)所修建的皋鹤学校,培养出许多读书人。刘家桥村在民国前有举人两人、贡生四人、庠生六人、秀才二十三人。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晚清贡生刘炳元和庠生刘毓华父

子,曾被州府授予《父子明经》匾额。如今刘家桥尚存十块匾额,悬挂在下新屋门厅。古匾多为寿匾,也有功德匾和贺寿匾。其中一块贞节匾《清标彤管》,中间用小楷竖书有“皇恩旌表”四字。

时隔数百年,村子已褪去了昔日的妆容,显得凋敝与冷落,题有“墨庄世第”的老宅院亦剥蚀残缺,但朱红描绘的走马壁画和图案,仍可看出当时作为书香人家的庄重。遗憾的是,昔日的书墨香已随岁月的流逝而消散,只留下曾经的辉煌,让人感慨叹息。山坡上,有一排土家族风格的宅院,黄土墙黑灰瓦,一处老宅的门楣上题写着“彭城世家”四个大字。彭城原本是徐州的古称,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沛县古代归属彭城。河边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告诉我们,刘家桥人虽然已在距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咸宁深山繁衍生息了几百年,却始终没有忘记故乡,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站在一盘石磨前,抚摸着磨身,我仿佛又回到了孩童时代,爸爸推磨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禁不住泪沾衣襟。老人告诉我们,刘家桥村民风淳朴,虽为书香门第,但数百年来大都过着以农耕为主的田园生活。老人指着河边的水车说,至今村里还存留许多古代、近代用过的工具,如石碾、推磨、纺车、碾磨、榨坊、花轿、竹轿等。还在使用的有犁、耙、风车、水车、连枷、晒垫、盘篮、篾箩、竹筒、石磨、春臼、水臼、吊桶、火塘等。有的人家还保存着祖传的关门床、大师椅、八仙桌、春台桌(书桌)等家具。老人介绍时一脸的安详,见我们对这些老物件感兴趣,就领我们来到他家里,我们看到了两张春台桌,上面的花纹图案若隐若现,清晰得还能欣赏到精细的雕工、逼真的形象。老人说,这些老物件,也是我们的“根”,不敢忘也不能忘啊!

常松对着这些老宅院用相机一阵狂拍,他忧郁地说:“一定要把这些传统的东西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快速开发,或许在不久就会消失。即使复制,那也是无法超越的。”但愿百年以后或者更长时间,古朴的刘家桥村,其独有的遗风能一直流传下去。

灯下漫笔



乡村的年

张勇

是一把扫帚
扫落陈年旧事
是叮当作响的碗盆
开始香喷喷地 记叙

是饱满的春夏秋冬
破壳喜气洋洋
是热灶煨煮的良辰吉日
开始抑扬顿挫
舌尖的苦辣酸甜

是一缕炊烟飘荡的
浓浓年味
是灯笼、对联、窗花
染红的一挂风景

是乡村心事碰撞出
热乎乎憧憬
是笑醒的佛心捧出
福祥吉星

新年抒怀

石泽丰